

新纂門目十朝名臣言行錄

八



魯國王武恭公

名德用字元輔鄭州管城人父魯武康公超事

真宗有勞公以父任為官以御前忠佐為馬軍都軍頭

出為邢洛磁相巡檢知廣信軍徙冀州召為侍衛親軍

都虞候數前副都指揮使拜檢校大保簽書樞密院事

遷副使知院加宣徽南院使罷為武寧軍節度使赴鎮

降右千牛衛上將軍知隨州徙知曹州起為保靜軍節

度使知澶州徙定陳州入奉朝請出判相州拜平章事

以太子太師致仕復以使相起判鄭州

密使封魯國公凡三歲求去位至六七乃以為景靈宮

使五日一朝給扶者以子若孫一人明年薨年七十九

至道二年遣五將討繼遷公從武康公出鐵門為先鋒殺獲

甚眾軍至烏白池諸將失期不得進公告其父曰歸師過

險爭必亂乃以兵前守隘令其軍曰亂行者斬由是士卒

無敢先後雖武康公亦為之按轡追兵望其軍整不敢近

武康公嘆曰王氏有子矣歐陽公撰神道碑

邢洛盜出入二州間歷年吏不能捕公以輜車載勇士為婦

人服盛飾誘之邯鄲道中賊黨爭前邀劫遂比日就擒由

是知名神道碑

先是軍中選補不以公其貧亡貨雖當補不可得公典禁軍

親為按籍以勞舊第進騎士請馬集於廷中混而給之吏

無所容其私王禹玉撰墓誌

章獻太后臨朝有詔補一軍吏公曰補吏軍政也敢挾詔書

以干吾軍亟請罷之太后固欲与之公不奉詔乃止及

太后上仙有司請衛士坐甲公以為故事先為太后喪坐

甲又不奉詔於是天子以公可任大事神道碑

公善撫士狀貌雄偉動人雖里兒巷婦外至夷狄皆知其名

王武恭公

王氏有子

擄邢洛盜由是知名

典禁軍無所容私

天子以公可任大事



和道輔  
置害我  
者

虜使負  
公喜

在定州  
契丹震  
恐

將校相  
戒勿擾  
我善陸

且專副  
倉中甫  
然

氏御史中丞孔道輔等因事以為言乃罷樞密出鎮又貶  
官知隨州士皆為之懼公卒止言色如平時惟不按賓客  
而已久之道輔卒客有謂公曰此害公者也公愀然曰孔  
公以職言事豈害我者可惜朝廷亡一直臣於是言者終  
身以為媿而士大夫服公為有量神道碑

契丹聚兵幽涿遣使者有所求自河以北皆警乃拜公保靜  
軍節度使知澶州契丹使者過澶州見公喜曰聞公名久  
矣乃得見於此耶公為言已衰老中國多賢士大夫因指  
坐客歷陳其世家使者竦聽神道碑

公在定州契丹使人覘其軍或勸公執而戮之公曰吾軍整  
而和使覘者得實以歸是屈人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于  
郊公執桴鼓誓師號令簡明進退坐作肅然死聲乃下令  
曰具糗糧聽鼓聲視吾旗所嚮契丹聞之震恐會復議和  
解徒知陳州道過京師 天子遣中貴人問公欲見否謝

曰備邊无功幸得蒙恩徒內地不敢見神道碑

叔礼為余言普通判定州佐王德用是時契丹主在燕京朝  
廷發兵屯定州者幾六萬人皆寓居逆旅及民家闐塞城  
市未嘗有一人敢誼呼暴橫者將校相戒曰吾輩各當務  
斂士卒勿令擾我善陸一日倉中給軍糧軍士以所給米  
黑誼譁紛擾監官懼逃匿有四卒以黑米見德用曰汝從  
我當自入倉視之乃往召專副問曰昨日我不令汝給貳  
分黑米八分白米乎曰然然則汝何不先給白米後給黑  
米此輩見所得米腐黑以為所給太如是故誼目專副對  
曰然其之罪也德用叱從者杖專副人二十又呼四卒謂  
曰黑米亦公家物不給与汝曹當棄之乎汝何敢乃尔謹  
譁四卒相頷曰向者不知有八分白米故耳其等死罪德  
用又叱如此欲求決配乎指揮使百拜流汗乃捨之倉中  
肅然僚佐皆服其能記事記聞

王武恭公

兵法豈  
多言

虜使語  
得人

善射至  
老不衰

議論長  
於兵

契丹皆  
約誓公  
會議

願不以  
地畬賜  
諸將

自宝元慶曆之間元昊叛河西兵久无功士大夫爭進計策  
多所改作公笑曰奈何紛二兵法不如是也使士知畏愛  
而怯者勇二者不驕以吾可勝因敵而勝之尔豈多言哉  
其在樞密亦嘗自請臨邊不許凡大謀議必以諮之其在  
外則遣中貴人詔問其言多見施用 神道碑

皇祐六年復為樞密使是歲契丹使者來公与之射使者曰

天子以公典樞密而用富公為相得人矣語聞 上喜賜

公御弓一矢五十公善射至老不衰常侍 上射辭曰幸

得備位大臣幸止為天下所視臣老矣恐不能勝弓矢

上再三諭之乃手二矢再拜一發中之遂將釋復位 上

固勉之再發又中由是左右皆靡呼賜以襲衣金帶 神道

公為人剛烈有大志善得士心平生論議長於兵而不文子孫

吳兵法遇事慷慨言工所避在樞密時會契丹閱馬雲朔

朝廷意其南牧議者以通好日久不宜生此公曰戎狄虎

狼也其可信哉願飭邊備常若寇至猶恐其不及也慶曆

中契丹果背約遣使欲求關南故地朝廷患之公方出師

真定詔公會議二府公以謂契丹必欲內寇不宜遣使示

情此殆過貪漢餌尔公遂入奏言臣愚无狀願 陛下假

臣二十万得先士卒以當匈奴臣不勝大願 上不許公

曰陛下即不忍勞民姑以金繒賜之以全舊好後卒如公

言 上又嘗遣使問公邊事公曰咸平景德中邊兵二十

餘万皆屯定武不能分控要害之処致虜兵軼境遽有漕

淵之師又當時賜諸將陣畬人皆死守戰法緩急不相掣

以至於敗誠願不以陣畬賜諸將使得應變出奇立効 墓誌

宝元初趙元昊欲僭稱號遣其校楊守素奉章還節因貢羊

馬等朝廷欲拒弗内公曰第留所貢塞下令守素至闕徐

計之或欲因守素入傳舍壓壞垣死其下公益以為不可

墓誌

王武恭公

工賜飛  
曰清忠  
二字

有凝厲  
成就後  
李意

梁盜半  
舌訟

呂許公  
萬餘裏  
行

天下皆  
呼包待  
制

公天性孝友事後母尺力居家約易不事娛燕祿賜多賜施  
諸族與人交不苟既合雖貧賤不遺故人為人奸進於公  
公問約所遺幾何迺出金厚謝之曰故人吾吾不忘公恩其  
敢私市邪 上嘗賜飛白清忠二字藏于家墓誌  
韓忠獻公宋景文公同召試中選王德用帶平章事例當謝  
二公有空疎之謙言德用曰亦曾見程文誠空疎少年更  
宜廣問文字二公大不堪景文至曰吾屬見一老衙官是納  
侮也後二公俱成大名德用已薨忠獻為景文曰王公雖  
武人尚有前輩激勸成就後文字之意不可忘也聞見錄

包孝肅公

名拯字希仁廬州合肥人奉進士知天長縣徙知端州  
入為監察御史歷三司戶部判官京東陝西河北轉運  
使三司戶部副使權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復為河北都  
轉運使徙知瀛揚瀘州江寧府召權知開封府遷諫  
議大夫權御史中丞為三司使拜樞密副使薨

包孝肅公知天長縣有許盜割牛舌者公使歸屠其牛鬻之  
既而有告私殺牛者公曰何為割某家牛舌而又告之盜  
者驚伏徙知端州州歲貢硯前守緣貢率數十倍以遺權  
貴人公命製者纔足貢數歲貢不持一硯歸

呂許公夷簡聞包拯之才欲見之一日侍漏院見班次有包  
拯名頗喜及歸又問知居同里巷意以拯欲便於求見无  
幾報拯朝鮮乃就部注一知縣而出尤奇之遽使人追還  
遂薦對除裏行自此擢用危史

包孝肅在言路極言時事復為京尹令行禁止至今天下皆  
呼包待又曰包家市井小民及田野之人凡徇私者皆指  
笑之曰你一箇包家見貪汚者曰你一箇司馬家天下稱  
司馬公曰司馬家呂氏家塾記

包孝肅公立朝剛嚴聞者皆憚之至於閭里童稚婦女亦知

包孝肅公

訟訴許  
等處下

為明察  
為京考

包希仁  
笑比黃  
河清

為人剛  
嚴不可  
以私

數論年  
權倖

請立太  
子

不作私  
書

其名貴戚宦官為之斂手舊制凡訟訴不得徑造庭下府  
吏坐門先收狀牒謂之牌司公開正門徑使至前自言曲  
直吏民不敢欺

包孝肅尹京號為明察有編民犯法當杖者吏受賕与之約  
曰今日見尹必付我責狀汝第呼號自辨我與汝分此罪汝  
決杖我亦決杖既而包引囚問畢果付吏責狀囚如吏言  
分辯不已吏人聲訶之曰且受脊杖出去何用多言包謂  
其市權粹吏於庭杖之十七特寬囚罪止送杖坐以沮吏  
勢不知乃為所賣卒如素約小人為姦固難防也孝肅天  
性峭嚴未嘗有笑容人謂包希仁笑比黃河清筆談

王禹玉曰包希仁知廬州廬州即鄉里也親舊多乘執據官  
府有從舅犯法希仁撻之自是親舊皆屏息希仁始及第  
以親老侍養不仕官且十年人稱其孝知開封府為人剛  
嚴不可以私京師為之語曰闕節不到有闕羅包老吏民畏

服遠近稱之為長吏僚佐有所闕白喜面折辱人然其所  
言若中於理亦奮然從之剛而不悞此人所難也記聞

包孝肅知諫院數論斥大臣權倖請罷一切內降曲恩又列  
上唐魏鄭公三疏請置坐右以為龜鑑別條七事多見采  
納及後為中丞奏曰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以為憂群臣數  
有言者卒未聞有所處置未審聖意持以不決何也夫萬  
物皆有根本而太子者天下根本也根本不立禍孰大焉  
仁宗曰卿欲誰立公曰臣非才備位所以乞強建太子者  
為宗廟萬世計耳 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也臣行年  
七十且無子非數後福者唯 陛下裁察 仁宗喜曰徐  
當議之

公性峭直然奏議平允常惡俗吏苛刻務為敦厚雖嫉惡甚  
至人情所不及即推以恕不為苟合未嘗偽色辭以悅人  
不作私書至於干請無故人親黨一皆絕之居家儉約衣

包孝肅少

服器用飲食雖貴如初官時云

諫議大夫田公

名錫字表聖嘉州人進士第公與國中為右拾遺出為河北路轉運副使徙知相州以論事移睦州入知制誥出知陳州又坐法貶官未幾召還知通進銀臺封駁司出知秦州公中詔幸賢良方正之士翰林李士承言宋白以公應詔召還再掌銀臺計侍御史知雜事擢左諫議大夫六年卒年六十四

公自白衣已有意於風化上書闕下請復鄉飲籍田禮及在朝廷知無不言公既取太原汜陽未下帝怒不賞

諫不賞  
平晉之功

平晉之功中外翕然而莫敢言者獨公上書論諫理意深切帝感悟書褒答賜內帑錢五十万僚友謂公宜少晦以遠讒忌公曰事君之誠惟恐不竭矧天殖其性豈一賞而奪耶在河朔累章論邊事知睦州下車建孔子祠教

知睦州  
興李請  
書

民興李表請入紙國子李印經籍給諸生詔賜之還其紙聞禁中火拜章極言上嘉之及還眷遇愈隆上書請封

星表請  
降詔責  
躬

禪及在西掖京畿大旱禱祠无應遂抗言切於時政故有苑丘之行咸平初出使秦隴廻上三章言陝西數十州苦于盛夏之役朝廷為之感然出海陵之初以星文示變拜疏請降詔責躬上奉天誠皇帝嘉其意屢召對便殿及行降中使撫安仍加寵眷范文正公撰墓誌

論皇王  
之道

太宗嘗与侍臣論皇王之道田錫奏曰皇王之道微妙曠闊今師平太原遠茲二載未賞軍功願因郊籍議功酬之乞罷交州戍兵免驅生民為瘴嶺之鬼上嘉納焉趙鼎當

謂精博  
宜事損  
益

國錫謂之曰公以元勳當國宜事損檢今羣臣書奏先經中書既非尊主之躰諫官章疏令閣門填狀尤弱臺憲之風皆不便普引咎正容厚謝皆罷之錫將卒自草遺表薦勸上以慈儉純諫為意絕無私請上厚卹之王壺清誌



知直諫

田錫好直諫 太宗或時不能堪錫從容奏曰 陛下日往月來養成聖性 上諭益重之 聖政錄

田錫 太宗時上言軍國要機者一朝廷大駭者四 太宗嘗言錫有文行敢言 負宗即位屢召對言事嘗請抄略

有文行敢言

御覽三百六十卷日覽一卷又采經史要言為御屏風十卷以便觀覽及卒 負宗謂劉沆曰田錫直臣也何天奪

之速朝廷每有小缺失方在思慮錫之章奏已至矣 蒙求

朕之汲

真宗見田錫色必莊嘗目之曰朕之汲黯也 名臣傳

田錫疾亟進遺表 負宗言 醫實上藥馳救之无及矣我

生死以

乃宰相對袖出其表示之且曰朕自臨大寶閱是表者多矣非新澤宗族則希恩子孫未有如錫生死以國家為慮

國家為慮

而傲于朕者與歎久之命優贈典 後遺

上嘗幸龍圖閣閱書指東北隅架一漆函 上親署錫者謂李士陳堯咨曰此田錫章疏也已而愴然久之 後遺

公動必以礼言必有法賢不肖咸慚伏之出處二十年未嘗

趨權貴之門在敗廢中樂得其正晏如也 墓誌

范文正公銘公之墓曰嗚呼田公天下之正人也言其危命

甚奇尽心而弗疑怒身而无違嗚呼賢哉吾不得而見之

蘇軾序公奏議曰自太平以國以來至于咸平可謂天下大

治千載一時矣而田公之言常若有不測之憂近在朝夕

者何哉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絕人之資

而治世无可畏之防夫有絕人之資必輕其臣无可畏之

防必易其民此君子之所甚懼也方漢文時刑措不用兵

革不試而賈誼之言曰天下有可長太息者有可流涕者

有可痛哭者後世不以是少漢文亦不以是甚賈誼由此

觀之君子之遇治世而事明主法當如是也

公耿介寡合嚴恭好礼居公庭危坐終日未嘗有懈容自幼

至老手不釋卷慕魏徵李絳之為人以及規獻替為己任

墓誌證

諫議田公

然性不敏悟治郡无稱云

内翰王公

名禹偁字元之濟州鉅野人擢進士第解褐成武主簿  
知長洲縣召試拜右拾遺直史館知制誥貶商州團練  
使召還拜左正言再知制誥自注元年入翰林為李士  
知審官院兼通進銀臺封駁司出知滁州移揚州自注

自注即位召還復知制誥自注初罷能知黃州四年徙蘄州  
卒年四十八

磨詩

王元之年七八歲已能文畢文簡公為郡從事始知之問其  
家以磨麵為生因令作磨詩元之不思以對但存心裏正  
无愁眼下澤若人輕着力便是轉身時文簡大奇之留於  
子弟中講李一日太守席上出詩句鸚鵡能言爭似鳳坐  
客皆未有對文簡寫之屏間元之書其下蜘蛛雖巧不如  
蚕文簡歎息曰經綸之才也遂加以衣冠呼為小友至文

簡入相元之已掌書命矣聞見後錄

蘇詩

王禹偁能屬文太宗方擢拔文士聞其名召拜右拾遺直  
史館賜緋故事賜緋者給銀帶上特命以文犀帶賜之  
禹偁獻端拱蔗以為試尋知制誥上嘗稱之曰王禹偁

蘇詩

文章當今天下獨步判大理寺散騎常侍徐鉉為妖巫道  
安所誣謫官禹偁上疏訟之請反坐已罪由是貶商州團  
練副使无裨種蔬自給徙解州團練副使上思其才復

蘇詩

召為左正言仍命宰相以剛直不容物戒之自注初即  
位召為翰林李沆太宗實錄執政疑禹偁輕重其間落  
職出知黃州州境有二虎鬪食其一冬雷羣鷄夜鳴禹偁  
上疏引洪範陳戒且自劾上以問司天官對以守臣任

引洪範

其咎上乃命移知蘄州尋召還朝禹偁已卒記聞  
王内翰禹偁因此戎犯邊獻書建和議太宗賞之宰相趙  
普尤加器重至景德間卒用其議与虜通好又与夏侯嘉

内翰王公

數忤權  
貴

不納潤  
筆物

章奏切  
置

正羅處約杜錫同校三史多所是正坐救徐鉉貶官召為翰林李士孝章皇后上仙詔遷梓宮于故燕國長公主第群臣不為服內翰與客言后嘗母儀天下當遵用舊禮罪以謗責知滁州真宗即位以直言應詔召為知制誥咸平初脩太祖實錄與宰相論不合又以謗責知黃州移蘄州死於官其平生大節如此聞見錄

王偁倂性剛狷數忤權貴管官尤惡之上累命執政召至中書戒諭之偁倂終不能改記聞

王元之在翰林嘗草夏州李繼遷制繼遷送潤筆物數倍於常然用啓頭書送拒而不納蓋惜事跡也近時全人院草制有送潤筆物稍後時者必遣院子詣門催索而當送者往往不送相承既久今索者送者皆恬然不以為怪也歸田錄

太宗時禹偁為翰林李士嘗草夏州李繼遷制送馬五十疋以備潤禹偁以狀不如式却之及出守滁州閩人鄭褒徒步謁禹偁愛其儒雅及別為買一馬或言買馬虧價者太宗曰彼能却繼遷五十馬願肯此虧價哉禹偁之卒諫議大夫戚綸誅曰事上不回邪居下不諂佞見善若已有嫉惡遇仇讎止以為知言祥符中真宗觀書龍畫閣得禹偁章奏嘆美切直因訪其後宰相稱贊子嘉言以進士第為江都尉即召對權大理評事記聞

王禹偁為諫官上禦戎十策大旨以謂外任人內脩德則可以弭之外則合兵勢以重將權罷小臣調邏邊事行間謀以離其心遣保忠御卿率所部以張掎角下詔感勵邊人取燕薊舊疆蓋禹偁遺民亦負其土地內則省官以寬經費抑文士以激武夫信用大臣以資其謀不貴虛名以戒無益禁游惰以厚民力端拱冬早禹偁上疏請節用省役薄賦緩刑記聞

內翰王公

太宗末主禹偁上言請明數繼遷罪狀募諸胡殺之 真宗  
即位詔羣臣論事禹偁上疏陳五事一曰謹邊防通盟好  
因嗣統之夢赦繼遷罪後與夏臺彼必感恩內附且使天  
下知屈已而為人也二曰減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  
流於下開定前諸國未平而財賦足兵威強由所畜之兵  
銳而不眾所用之將專而不疑設官至簡而事皆奉與國  
後增損太冗宜皆經制三曰難選奉使入官不濫先朝登  
第僅萬人宜糾以舊制還奉場於有司吏部銓擇官亦非  
帝王躬親之事宜依格救注凝四曰澄汰僧尼恐其驚駭  
且罷度人脩寺一二十載容自銷鑠亦救弊之一端五曰  
親大臣遠小人使忠良蹇謬之士知進而無疑姦險傾巧  
之徒知退而有懼其後潘羅支射死繼遷平夏款附卒如  
禹偁策而歲限度僧尼之數及病囚輕繫得養治于家至  
今行之記聞

真宗召  
與論文

王禹偁在翰林 真宗初即位暇日召與論文禹偁奏曰夫  
進賢黜邪自關諫諍之路意為誥命施之四海延利方世  
王者之文也至於恩威之言豈足以彰憲較輕重於瓊二  
之儒哉願棄其小務其大誠宗社之福 上顧曰卿愛朕  
之深者 援遺

作二點  
賦以見

王元之出知黃州作二點賦以見志其卒章曰屈于身而不  
屈于道方雖百謫其何虧吾當守正直而佩仁義方惟終  
身而行之又奏請令州郡脩城池除械器練軍士 上嘉  
納之

以直躬  
行遺為  
之任

禹偁詞學敏瞻時所推重鋒氣俊厲極談世事概否人物以  
直躬行道為已任少所推讓遇事敢言雖履危困封奏无  
輟嘗云吾若生元和時從事於李絳崔羣間斯无愧矣又  
為文著書師慕古者多涉規諷以是頗為流俗所不容故  
累終文翰之職尋即罷去交持多儒雅士後進有詞賦者

極意稱揚之如孫何丁謂輩多避其門下

新纂門目十朝名臣言行錄十三

新纂門目十朝名臣言行錄卷十四

孫宣公

名奭字宗古博平人以九經及第為國子監直講諸王府侍讀判太常禮院國子監擢龍圖閣待制以父老請歸田里不許出知密州還糾在京刑獄出知河陽徙兗州  
○即位召為翰林侍讀李士知審官院判國子監以年踰七十固請致仕拜工部尚書復知兗州以太子少傅致仕卒

孫奭為國子監直講

○公命三篇奭

年少位下然音讀詳潤帝稱善因嘆曰天以良弼資高

朕獨不得邪因以切勵輔臣賜奭緋章服記聞

永興軍上言朱能得天書○自拜迎入宮孫奭知河陽

上疏切諫以為天且无言安得有書天下皆知朱能必為

惟上一人不知耳乞斬朱能以謝天下其辭有云得來

唯自於朱能崇信只聞於陛下其質直如此上亦不

之責頃之朱能果敗○記聞

真宗將西祀龍圖閣待制孫奭上疏切諫以為西祀有十不

可陛下不過欲效秦皇漢武刻石頌德誇曜後世耳其

辭有云昔秦多繇役而劉項起於徒中唐不恤民而黃巢

因於飢歲今陛下好行幸數賦歛安知天下无劉項黃

巢乎上乃自製辨疑論以解之仍遣中使尉諭焉記聞

孫奭每上言說經及亂君亡國事反復申繹未嘗避諱因

以規諷又擬五經切治道者為五十篇號經典微言上之

盡无逸為圖乞施便坐為勸鑒之助時莊憲明南皇后

每五日一御殿與○同聽政奭因言古帝王朝朝暮

夕未有曠日不朝陛下宜每日御殿以覽萬機奏留中

不報然上与太后雅愛重之每進見常加禮記聞

奭卒動方重論議有根柢不肯詭隨雷同真宗已封禪符

孫宣公

謂說命三篇讀詳潤

上言天書朱能

所為

陳西祀有十不可

經典微言无逸

新以孟  
子錢板

孫馮二  
公優劣

代曹瑋  
知秦州

以及能  
守瑋之  
規模

瑞屢降群臣皆歌誦盛德獨甄正言諫爭毅然有古風采  
精力於李同定論語爾雅孝經正義請以孟軻書錢板復  
鄭氏所注月令於郊廟禮樂亦多所是正云記聞

孫宣公馮章靖公俱以鴻碩重望勸講禁中几朝廷典禮事  
並二公討論之公嘗言孫八座所閱典故必以前代中正  
合釋法事類而陳之則政府奉行无疑馮貳卿求廣博不  
專以典正為意故政府奉行煩於執奏以是二君之優劣  
分矣 王沂公言行錄

李恭憲公

名及字幼幾其先范陽人後徙鄭州中進士第再調昇  
州觀察推官知興化軍通判曹州擢知龍州初置提點  
刑獄以公使陝西特迁一官除三司戶部副使為淮南  
轉運使知秦抗鄆州應天河南府召拜御史中丞卒

曹瑋久在秦州累章求代 **真宗** 問王曰誰可代瑋者曰薦

樞密直學士李及 上即以及知秦州眾議皆謂及雖謹  
厚有行檢非守邊之才不足以繼瑋楊億以眾言告曰曰  
不谷及至秦州將吏心亦輕之會有屯駐禁軍白書劉舉婦  
入銀釵於市中吏執以聞及方坐觀書召之使前畧加詰  
問其人服罪及不復下吏亟命斬之復觀書如故將吏皆  
驚服不日声言達於京師億聞之復見且具道其事且曰  
向者相公初用及外廷之議皆恐及不勝其任今及材器  
乃如此信乎相公知人之明也且笑曰外廷之議何其易  
得也夫以禁軍戍邊白書為盜於市主將斬之事之常也  
烏足以為異政乎曰之用及者其意非為此也夫以曹瑋  
知秦州七年羌人驚服邊境之事瑋處之已及其宜矣使  
他人往必矜其聰明多所變置敗壞瑋之成績且所以用  
及者但以及重厚必能謹守瑋之規摹而已矣億由是益  
服且之識度記聞

章獻太后臨朝內侍省都知江德元權傾天下其弟德明奉  
使過杭州時李及知杭州待之一如常時中人奉使者无  
所加益僚佐皆曰江使者之兄居中用事當今無比榮枯  
大臣如反掌耳而使者精銳復不在人下明公待之礼无  
加者意者明公雖不求福獨不畏其為禍乎及曰及待江  
使者不敢慢亦不敢過如是足矣又何加焉既而德明謂  
及寮佐曰李公高年何不求一小郡以自処而久居餘杭  
繁劇之地豈能辨耶僚佐走生反曰果然使者之言甚可  
懼也及笑曰及老矣誠得小郡以自逸庸何傷待之如前  
一无所加既而德明亦不能傷也時人服其操守記聞  
李公於杭州每訪林先生通於孤山望林麓而屏導從步入  
先生之廬一日冒雪出郊策皆謂當置酒召客乃獨造浦  
清談至暮而返通死公以喪服哭送拜墓乃婦吳兒自是  
耻其風俗之薄也見以道集

訪林通  
於孤山

中丞孔公

名道輔字原魯孔子四十五代孫奉進士為廬州軍事  
推官改知仙源縣奉孔子祠官職太后臨朝召為左  
正言出知鄆州徙青州明道二年召為右諫議大夫權  
御史中丞出知秦州充州權入為中丞出知鄆州中道  
病五年五十四

公仕當今 天子入聖聖二元之間以剛毅諒直名聞天下嘗  
知諫院矣上書請 明肅太后歸政 天子而廷奏樞密  
使請利兩上益案案宗動罪狀富是時宗動操權利与  
士大夫為市而利用悍彊不遜內外憚之嘗為御史中丞  
奏 皇言郭氏發引諫官御史伏閣以爭之求見 上比皆  
不許而固爭之得罪然後已蓋公事君之大節如此此其  
所以名聞天下而士大夫多以公不終於大位為天下惜  
者也 王荆公撰墓誌

事君大  
節



公所至官治數以爭職不阿或繼或迂而公持一節以終身

蓋未嘗自詘也其在兗州也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  
除龍圖閣直學士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道輔一言乃  
以公為非龍圖閣直學士於是人度公為上所思且不以  
於外矣未幾果復召以為中丞而宰相使人說公稍折節  
以待迂公乃告以一方能於是又度公且不得久居中而公  
果出墓誌

公使契丹契丹燕使者優人以文宣王為戲公絕然出虜  
使主客者邀還坐且令謝公正色曰中國與北朝通好以  
禮文相接今俳優之徒侮慢先聖而不之禁北朝之過也  
道輔何謝虜君臣默然

元祐中上元駕幸凝祥池宴從臣教坊伶人以先聖為戲刑  
部侍郎孔宗翰奏唐文宗時嘗有為此戲者詔斥去之今  
豈宜尚容有此詔付伶官于理或曰此細事何足言者孔  
曰非爾所知天子春秋鼎盛方且尊德崇道而賤工乃  
爾褻慢縱而不治豈不累聖德乎聞者嘆伏道輔之子也

岐國王文恭公

名珪字禹玉幼警悟力學日誦數千言識者奇之十二  
能文辭二十四年進士之在第二授大理評事通判揚  
州召試優等遷太子中允自集賢院對便殿賜五品服  
同修起居注為太常丞遷博士試中書以右正言知制  
誥加三品服拜翰林侍讀學士入翰林為學士丁內艱  
喪除復職兼中書修撰又兼端明殿學士進承旨自起  
居舍人四遷為給事中修實錄成進尚書禮部  
侍郎三年參知政事九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集賢殿大學士三年朝廷用階官寄祿超授銀青  
光祿大夫兼門下侍郎監修國史五年四月復三省官  
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上曰御史中丞率百官班

王文恭公

晉書

孔宗翰

賀 仁宗 國公 上即位恩加金紫光祿大夫改歧國公薨于位  
謚曰文恭

臨官不  
苟

初任揚州既還朝送極文章之選自是不復更外官事任要  
重罪不廢試公臨官不苟務於稱辦惡詭激慘戮者曰計  
上厲下吾不為也自初服政已若宿練其在揚州攝行太  
守事大校以公年少貌視不度立命梓首付獄王倫大掠  
淮海將及境州將恐懼公奮厲其眾欲要擊之賊聞乃由  
他道去公平居言色安徐粹應事物初若不用意而敏捷  
精盡雖素慮者无以加也其迎虜使至北都使者欲輕來  
便面過關公折以舊例必朝服乃給對服在後乘公使馳  
取授之虜人慚服

平居言  
色安徐

劉六符  
大為公  
屈

慶曆中契丹數邀求生事劉六符者號才黠公出使六符來  
會食聲言將有所議馳請公以動之且觀其率措公怡然  
往六符大為公出卒无所言舊符虜使應辦疲擾公建為三  
頓請分供帳食飲器後先迭用以周其闕

言真率  
官陰

尤明典章善論事其語繁齊易聽故多施行嘗言真率諸科  
滯於記誦已立法使兼通本經大義將有造浮說以搖前  
令者願確守之法卒不廢又論使術官陰子孫宜各以其  
類若醫官使奏醫李敦坊使補色長不獨使專其業且以  
杜入官之濫至今行之

定廣制

皇祐中 二聖並配于郊又溫成皇后立廟薦獻略比太廟  
禮官列表以為當改而大臣猶不從公曰並配以致孝也  
而瀆乎 帝后廟以廣恩也而僭乎親皆違經皆禮豈可  
以示後世乎遂定配 太祖而改溫成廟為祠殿薦以常  
饌官臣執事自此正焉

定樂制

嘗作明堂樂章因言升歌闕祝致无終始之節而節鼓非雅  
音乃詔增祝致搏拊而黜節鼓公為 仁宗謚議奏謂賊

請議  
元立

不誅貴故臣下稱天以誅天子讀謚南郊受之天也今詞  
臣草謚議即降詔命有司初不預聞殆非礼意宜合百官  
讀謚元立 上可其議

議配享

仁宗既祔廟以考位配明堂而 真宗當罷御史請分 太  
宗之大雩以配 真宗講官和之公議曰嚴父配 仁宗  
得禮之正而欲禘迂分祀以苟厭神靈之意臣恐 祖宗  
非饗也知禮者以其言為是及論復禘祫神主祔廟已  
嘗吉祭不當於禘畢復行饋食之礼以折礼官衆論遂定

定儀議

治平中大議追尊濮王公於兩制為議首執用封期親尊屬  
故事執政以為不然公持之卒不奪 後諫官御史爭論  
久不決 帝以手詔裁定多如其初

諫閣行  
亦礼

熙寧元年當郊上疑於諫閣公与兩制合奏王制三年不祭  
唯天地社稷越縑而行事不以甲發尊也自漢文帝以來  
即位而謂廟至唐德宗以後踰年而不行郊 真宗居明

入閣儀  
不足復

德太后喪明年亦祀圓立享太廟今宜如故事其冕服車  
輅儀物音樂緣神事者皆不可廢其年遂行大礼朝廷將  
復入閣儀公曰唐紫宸殿為正衙不御則喚伏由閣門入則  
入閣非盛禮也此不足復

語有律

公泛通六經深於詩書善史事其為文豪贍有氣閑侈瓌麗  
而不失義正自成一家掌文誥二十年每一篇出四方傳誦  
之帝數語大臣王珪諾有舛他事士不逮遠矣朝廷有大  
述作雖已秉政猶特命為之修 仁宗 英宗實錄及正

修史比  
駐馬

史多所刊定意足而无長語擬藁上 先帝手詔以比班  
馬 仁宗 為皇太子 書召公草詔公對曰天下屬望立嗣  
子以矣然必出自陛下意則後莫能搖一有搖動所以階  
禍乱也帝諭以决自朕意乃進藁歐陽文忠公以為得李

得李士  
休

七卦

公草 仁宗遺制先帝為太子冊慶壽宮還政書皆宜致祀

王文恭公

榮遇无  
以為比

自奉其  
約

請收復  
靈武

粵人以謂協濟大事有翰墨之功焉又記寶文閣奉詔為高衛王康王碑發明天子所崇事聖母之意 天子嘉之公榮遇最久諸臣无以為比而謙儉慎默未嘗有過有毀者率弗驗其後眷待愈隆御史欲誣其子仲端以事公固請窮治已而不挂一毫言者服罪 英宗嘗召對禁珠殿設紫花墩命坐明日賜盤龍金盃以示恩意先帝拓熙河賜之玉帶前後加勳至極品元豐二年增授功臣號率同列辭上曰功臣自唐中葉以寵從行軍士非古也因詔罷功臣公自奉其約而厚於昆弟然於親屬終不敢私援薦不知者至或怨之 並李清臣撰神道碑

初神宗既新官制先謂執政曰官制將行欲新舊人兩用之又曰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時珪確相顧失色珪憂甚不知所出確曰陛下久欲收復靈武公能任責則相保也珪喜謝之自是西師深入靈武之役死者十餘萬蓋自西邊用兵神宗常持浚攻之議雖一勝一負猶不至大有殺傷至於西邊將帥習知兵事亦無肯言深入者非珪確不歷外任不習邊事無敢開此議者 神宗不豫事

新纂門目十朝名臣言行錄卷十四





